

芸生堂書經備旨

一函
四冊

傳山塾課纂輯書經備旨蔡傳捷錄卷之六

霧閣聖脉精圖纂輯

男廷猷可庭氏編次

孫景揚克襄氏訂

鴻聯章神

無逸生旨

篇首無逸字通昌。篇首

三節舉君子。小人言之欲

成王以勤為法以逸為戒

昔在四節舉商君之無逸

告之厥亦四節舉文王之

無逸告之繼自今二節欲

其法文王之無逸戒商紂

之縱逸我聞二節舉古人

不棄忠言者勉之自殷王

三節舉古人不治非誘者

勉之末節致丁寧之意

周書

無逸 多方 君奭 蔡仲之命 立政 周官

無逸

成王初政周公懼其逸也故作是書以告之凡七更端皆以嗚呼發之其意深遠矣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註以無逸為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也

周公若曰嗚呼王今者撫有天下若至安矣亦曾觀君子乎從來聖帝賢王皆君子也一心之內其為存主居安之所者具有嚴天命畏民若之思凡動靜食息皆不少離其兢業之情焉純之至也。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註先知稼穡之艱難乃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依以為生者也四民之事莫勞于稼穡生民之功莫盛于

書經

卷之六 無逸

首節旨

此泛言能無逸之君子。以爲一篇之主。君子對小人看緊指古來聖賢諸君說。○所卽王敬作所之所謂身與之習心與之安是居其所之謂非居處之所也。

先知節旨

此承上文而推君子所以無逸之由。先知則知意相呼應。先知活看。非必皆未爲君時口氣。只起下乃字耳。逸指君位言。蓋人君崇高福貴本自安逸也。先知之知。知其字則知之。知其情當串看則字尤重。乃汲汲不暇不逞意。則知內有思艱圖易以遂其依意。

相小人節旨

稼穡故訓無田且亦思君子何以能所無逸乎。此逸而首及之。言人之不知艱難者必曰溺于安逸。故人君身居九重須洞悉民隱。知農夫所寒暑雨耕耘收穫所受許多艱難。力以此心而居安逸之君位。則臨馭之日必知百姓倚靠稼穡爲生。凡所以重民之事恤民之苦。自不容一日少懈矣。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俾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誦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而不知自逸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

年。主中宗大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

此舉小人之不能無逸者
以示戒小人對上文君子
言○然知正不易言也○
不知與先知反乃逸與上
不同此是以逸樂言諺誕
分言行皆逸之所致

周公曰節旨

以下三節承首節之意而
實其人此節舉中宗無逸
之事以勉之也嚴參四句
分修已治人平看皆無逸
之所在也○中宗以敬為
無逸之寔其末年皆敬所
致

其在高宗節旨

此言高宗之能無逸也舊
勞一句正知稼穡知民依
處其惟六句自身而政而
民相稚說下勿三平○不
特中宗也○嘉靖據成功

至于治民之際亦祇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
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久之效也言
言古之王者實有所其無逸者嗚呼我聞昔殷王
中宗知在上之不可逸也故其修已嚴而莊重恭
而謙抑寅而欽肅畏而政懼無念不一于敬于是
知吾心之內有當然之天理焉遂以檢律其身而
凡視聽言動好惡用舍無不求夫天命之本其修
已者至矣至于治民則知民心可畏民生難保凡
敷政立教以治之者皆祇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
寧其治民者勤也由是敬心常疑自得享國永久
之效蓋敬則此心常存精神內
固身自康強旦天亦眷佑之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

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註

高宗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
出人故備知艱難也雍和也發言和順當理也嘉

言蔚然教化之內為嘉熙然休養之中曰靖○高宗以和為無逸之寔其永年乃和所致

其在祖甲節旨

此言祖甲之能無逸也上二宗俱兼修身治民此獨言治民者能善其政則能敬修其身可知○又不特高宗也○祖甲以仁為無逸之寔其永年皆仁所致御案祖甲之非太甲蔡傳辨之許矣然自孔安國以祖甲為湯孫太甲後儒多

靖者禮樂教化使民安居樂業也乃雍者和發講于身嘉靖者和達于政無怨者和著于民也○講小人以上是叙其無逸之由即位三句言其恭默思道中有無逸之意其惟下六句三層言無逸之實三層以和為主不平看相因落言乃雍言字兼政教號令說雍者言皆順于理也不敢荒寧二句貼臨民說荒就事言寧就心言教養工夫金在不根上嘉靖說出無或怨者違拂不發于心詛說不形于口皆化之使歸于和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

十有三年

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鄭氏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

以為不義逃于民講能保二句正無逸之事保惠間故云不義惟史講者保養惠愛之也有分甲制里省刑薄斂意不脩亦申足保惠之意

從其說二甲之得相混者以其享國皆三十三年故也夫甲何以敘在中宗高宗後註疏謂以立年多少為先後不以世次為序似亦可通第不知太甲之又稱祖甲何自而昉孔安國謂殷家亦祖其功故稱祖孔穎達又謂殷有祖乙祖卒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為祖也蔡傳所據者一以經文世次甚明一以鄭康成謂武丁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不義而逃之民間故以是為不義惟王之証則祖甲之舊為小人與高宗之爰賢小人適相類皆是習勞民間之意耳若註疏所據惟以國語祖甲亂之二語而史遷殷

自詩厥立後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註此

又即周先王告之言大王王季抑畏者將謂周公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言曰嗚呼所其無逸者固當法乎古王然商猶異世也亦惟我周大王王季能開無逸之源蓋大王者基王迹土季者勤王家王業之由始也然其心則克自謙抑無縱肆之情克曰敬畏無怠荒之志是二王者能配三宗之心法而下開後王之無逸者也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註卑服惡衣服也康功安民

王于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註田功養民之功言文而專意于安養斯民也言逸之源矣而繼于其

本紀亦有祖甲淫亂之言不應與三宗齊舉也既以祖甲為大甲不得以舊為小人謂小人之行及處桐悔過而後起而即位爰知小人之依也要之世代久遠傳疑不一今錄諸儒之說以備考訂焉

自時厥後節旨

此泛舉三宗以後之不能無逸者以示戒也不知與先知反不聞與則知反惟耽樂與敬和仁反故其享國與三宗異

厥亦惟我節旨

此將論文王之無逸欲成王舉耳目之所逮以為信從而先述太王王季能開無逸之源者以發之口縱肆忘荒俱與無逸反抑畏

後者非文王乎凡人君厚于奉身則必輕于為民文王深知稼穡之艱難故所服皆裁損簡約只專心致志丁民于是幹其安民之功思除其殘化其暴登斯民于和平焉又布其養民之功每思制田里教樹畜以升斯民于阜成焉是皆無逸之心亦抑畏之念也

微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

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微

懷保之于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賈予賙給使有生氣也自朝至于日之中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

講夫文王惟同此抑畏故以觀其德則柔焉遜順言而見其微美非柔懦比也恭焉歛肅而著其懿德非足恭比也盛德如是故不以崇高為事而與民相親故能知小人之依于微賤之小民則懷保之室家婦子若賓于懷而予以安全于無告之鰥寡則意鮮之布以大澤使之復有生意其心平保

非無逸乃無逸之本謂之克自者見其真能用而弗勉強也。

文王卑服節旨

自此至惟正之供皆言文王無逸之實此言其崇素儉也二句相形串說要見所性不在彼而專在此意即字重看

微柔懿恭節旨

此節上三句是恤孤獨下三句是勤政事懷保惠鮮俱就安養說咸和施惠鮮懷保來自朝至三句重文王心上勤勞看○然安養斯民非盛德之至者不能也○咸和即懷惠之澤擴而大之使無不得其所也

文王不敢節旨

此戒佚遊也以上四事皆

民若此是以勵精圖治朝乾夕惕以至不遑暇食而念加抑畏務以懷保惠鮮使萬民無一不得其所而臻于至和之隆風此文王之無逸也。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

中身厥享國五十年王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監

正之供于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歛也中身者文王即位時年四十七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

戒遊佚皆文王無逸之實王不但是已也文王心有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永王即畏雖于遊豫省耕

田獵講武國家所不廢者亦不敢以是為安而過于無度其用度樽節故所取于庶邦者惟正額之

供獻而無橫歛之累觀于此亦見文王之心乎愛民而不敢或逸者也是以文王受命為西伯年四

十七已中身矣而享國又五十年此則無逸之效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

文王無逸之實而善繼抑畏之心者也。

繼自今節旨

此勉成王法文王之無逸也則字內兼抑畏與知稼穡意能法文王則政不妨民不擾上可順天下可範俗無逸之道可盡也。獨舉戒逸遊一事以人情最易縱者言之也法文王則法三宗可知。

無皇曰節旨

此欲成王鑒商受而戒逸與上節對看戒商受則戒殷後王可知。然欲法文王必當存儆戒。酒有凶有吉故曰酒亦曰德。

我聞曰節旨

土既詳告以無逸之道此虞其聽之不審故又舉古

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則法也其法文王無過于

之供言周公不歎息言從今後嗣王不必遠有所也。言慕惟取法文王不敢盤于遊田如現以察

災祥當思西物之戒逸以節勞瘁必憂德政之妨遊以省耕歛不以無事而空行田以講武備不以

非時而輕動四者既省國用有常萬民貢賦惟取正數之供斯為法祖而盡無逸之道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

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無皇自寬

是耽樂也。二曰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入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

之而崇歛之類故繼之曰毋若商王受之沉迷酗于酒德哉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

誨民無或胥譴張為臣歎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與誠告之相與

聖王不棄忠言者以勉之
○訓告在未為之先開陳
利害保惠在方為之際保
養其心將順其美教誨在
既為之後規正成就使益
底于極

此厥不聽節旨

上舉古人聽言之美勉之
此則以不聽忠言之害戒

自殷王節旨

此下三節言三宗文王不
惟君臣交修無由致謗即
有之亦未嘗忿怒也此節
總承上四君之事而甲明
之以起下意蓋惟本言之
皆是心之明處蹈其心之
所明則身心知行合矣迪
字重看下文是迪哲以後

教誨之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
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敢誑誕為幻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言成王于上文

而不聽信則臣下法之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
無大盡取而紛更之君既不聽忠言臣亦不以忠
言進此日之民非

違怨則詛祝矣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

王茲四人迪哲註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戾之者

祖甲文王允蹈其知謂能知小人之依而深察民

故周公以迪哲稱之謂隱所謂哲也且不徒知之

又能兢業于身心惕勵于政事各盡其無逸之實
所謂迪哲也如治民祇懼嘉靖殷邦不侮鰥寡成
和萬民皆是此所
謂知行合一也

事○哲訓智是知民依迪
訓蹈即能蹈無逸之寔

厥或告節旨

此承上文迪哲而言非迪
哲之寔蓋惟迪哲則心無
逸而量有容故于小民從
譽亦所樂聞也

此厥不聽節旨

此與上一節反看應前此
厥不聽節也

嗣王其監節旨

茲字總承一篇而言監兼
成勉二意其者期之之詞
○監君子之始勤則思匹
四人監小人之縱欲則思
懲後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

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

德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蓋三宗文王不暇責小人之過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豈特比于隱忍

已哉

此厥不聽人乃或譴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

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

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言成王于三宗文王之事不皆聽信則小人乃成狂

誕曰小民怨汝詈汝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不念其為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以誑誕無寔之口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于怨皆叢于人君之一身矣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茲總指上文而言篇末嗟歎之外更無他

君奭全旨

自云節言天命係于大臣而已欲輔君以保命我聞曰四節敘商六臣得天之烈而勉以匹休在言七節敘文武得臣以佐命而期以其保前人敷節責以先王付托不容辭告汝節動以喪亂之天之當念予不允節以天啓之當答留之篤斐節以民心之當得留之予不惠節以已之爲天民者結之末節因其留而做眼曰

弗弔節旨

此言言天命無常以寓留召公之意。

語惟以監于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者與

君奭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以其首呼君奭故因以名篇

周公若曰君奭君者尊之之詞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

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

出干不祥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于

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弗弔其周公欲留召

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乎公呼其名而告

之曰君奭輔君奉天大臣之義弗弔無道天不憫恤降以喪民殷已墜失入命故我周受之以有天下矣然天命不常我不敢知而謂此基業常信于休美可保無窮若天果輔周之誠我亦不敢知而謂後來必將失墜

而終出于不祥也。

嗚呼君已節旨

此承上天命不可知而敘
許國之同推去國之害見
召公之不可去也○我亦
至朋尤違作一句看。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乎上帝命弗永遠念

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

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言嘗口是在我而已故

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永遠念天之威于我民
無尤怨皆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惟在人
維持之而已今召公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
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遏絕佚墜文武光
顯可得謂在謂然天命吉凶惟在賢臣之去留且
家而不叩乎謂君前既有言謂臣小民而祈天命
是誠在我君誠自在矣然在我亦嘗思天命無常
不敢謂上帝眷命為可康寧而不永遠念天威之可
畏于民無尤怨皆違之時也且天命所在即民心
所在去就無常其機在人今君乃忘前言翻然求
去使我後嗣子孫無人輔之夫不能上畏天命下
畏民罔乃或遏絕佚墜文武光明顯著之德當此
之時君為大臣責無可辭當
可謂退老在家而不知

天命不易節旨

此際承在我後嗣以下而
言其理如此首二句輕起
下之詞墜命泛論繼世不
專指成王歷者常常履躬
之謂。

在今予節旨

此言已輔君之意以感動
召公



又曰節旨

此又承上迪惟前人光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

德主命不易保天難諶信乃其墜失于諱夫天命既

不易保而天亦難信矣故在繼世之君乃有墜失
其命者亦以無賢臣輔之而不能遵行繼嗣前人
敬天敬民光明大德是以天心厭
而棄之耳念及此君其忍失哉

疾今予小子且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主謙言在今我小子且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
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焜耀以付于冲子而

已諱且且亦知繼嗣之君必須得老成以匡正之
諱今予小子且非具有格心之術足以匡正吾

君也惟啓迪我文武敬天敬民光顯的大德付與
我冲子庶前烈焜耀不至遏佚耳予心如此君寧

獨不念乎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

卷之六君夷

句而申明其所以如此之
意○且我欲輔君以嗣先
德者亦必為疑命討耳○
我平活看不可作周公自
說亦不可兼指召公

公曰節旨

此舉簡家所以初業守成
中興者皆得大臣為輔以
見召公未可去也五段平
叙不分優劣內俱須點出
敬天敬民意○格天者治
無不倫與天為保衡不
言治功格天之治尚保
之不失也格帝者大公所
正不愧于天也又王家就
政治修明說甘盤高宗舊
公學者

帝

此又申言天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

言武王之德使天不容含文王所受之命也

言周公又曰天雖不可信然以人事則在我有當

既以德而承厥志我今惟以武王之統付于仲子

務行而長之庶幾使天不容含文王所受之命而

必歸于我周而後快也我

道如此公亦當同此道矣

公曰君爽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

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

陞厲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

賢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此敘商六臣之烈蓋勉

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巨脰之

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當天心巫咸止言其

又王家者咸之為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信有愧

于三臣也巫賢甘盤而無指言皆意必又次于巫

咸豐周公又呼召公曰君今汲汲求去亦未聞商也諸臣乎我開在昔商家成湯既受命為天子其時有伊尹佐湯伐夏其德澤廣被一如天之無不徧覆焉成湯既往大甲嗣位當其時伊尹受湯顧托以老臣居保衡之位王業賴以永安在太甲之孫太戊時則伊尹之子伊陟臣扈兩人夾輔修德滅祥桑之異孚格上帝之心又有巫咸亦能左右王室使國家平治在太戊之孫祖乙時則有如巫咸之子巫賢在高宗武丁時則有甘盤皆能效保又之功振中興之業此可見聖君必賴賢臣君之所當念也

率惟節旨

此承上文言六臣能輔君政其效如此也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註

言六臣循道陳列其功以保又有殷故禮承上言殷先王終以德配天而享國長久也

言自伊尹

至甘盤六臣皆率循為臣常道效忠匡輔顯然有

陳列之功用能保又有殷之天下以君德則益隆

如成湯以下五王皆以明德昭升配享于天以國

祚則永久而傳世十九歷年有六百之多也保又

天維節旨

此極言六臣輔君有功故天佑多賢而民信之天純佑命本六臣輔天格君末商實總下內外得人看惟茲至厥辟作一句通承內外有人以起下文惟字與故字相叫應是字後須繳年所多歷意○命即登商之命純佑者一成不易有隆勿替之謂純佑故商實實即佑也不作推出說秉德明恤串曰罔不曰咸是無一人不點正見其定處又者輔助之意與夾介又之又同一人指成湯諸君

之功
大矣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必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承上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

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著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皆奔走服役推此之故惟德是舉用又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之卜如蓍之筮天下無諄又承上言商家六臣各能輔君因不敬信之也諄此上天眷佑之命純一不雜生許多賢才使商克實而無無才之患內則百官之著姓與王臣之微賤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國之心外則微而小臣與屏藩侯甸皆奔走趨事惟此內外之臣都稱舉其德用以輔君之治故但有征伐會同之事于四方如龜之卜如蓍之筮天下之人俱聽從之而無一人之不信矣由是觀之六